



母亲的藿香茶

◎张亚明

星期天,照例去母亲那儿。

饭毕,母亲端了一碗藿香茶放到桌上,关切地说,大夏天了,还是多喝点儿这个茶好。说罢,将清澄透绿的凉茶分到几个杯子里。

自幼在乡间长大,每到夏天,烈日炎炎,知了的叫声随热浪翻腾,让人五心烦躁,寝食难安。只有一丛茂盛的藿香撑着浓绿的叶子淡然地挺立在房前屋后。推窗望着那传递着清凉的绿意,心头似乎就平复了几许。时常是在午饭后,母亲收拾好碗筷,便跨步到屋檐前,摘一把藿香放到大海碗里,浓绿的叶子便随着冲入的开水飘逸舒展开来,色泽变得翠绿透明,清凉、芳香的味道随热气漫溢开来,穿透满屋的热浪,直润人的心肺。等到午觉醒来,茶已冷却,捧起碗来闷头猛喝几口,那穿肠过肚的凉爽散发出浑身的惬意,神清气爽的感觉直从脚底窜到脑门里。待我与打着赤膊的小伙伴们到河塘里捞鱼摸虾时,摇着芭蕉扇的母亲,又换上一碗藿香茶,让一大碗的清凉等候我们回来痛快地消暑止渴。

上中学后,我不再有年少时的野气。暑假在家,母亲总是早早地泡好藿香茶,然后照例叮嘱几句:“大夏天的,就在家里看看书,少到外边跑了……”那特殊的氛围里,一碗清清的藿香茶浸泡了慈母无微不至的关爱,没有空调的屋子里,心田仿佛撑满了碧绿的藿香叶,把桀骜不驯的夏天柔化得清静悠然、温馨甜美。

那年夏天,老家要拆迁了,母亲被许多事情烦扰得寝食难安,但也分出心思来惦念着藿香。她说,这藿香是农家人最合口的土茶,清凉止渴、消暑散热、不打药水,不用侍候,喝了一辈子了,拆迁了没处栽,街上又没得卖,夏天还真的有点儿失落呢。母亲为此还多次叹气。搬家的时候,母亲特地找了个盆子,挖了老宅旁的土,栽上几棵藿香,带到新房子里去了,直到它们冒出了新芽,母亲才放下心来。这样,年复一年,这被迁徙的藿香在故土里依然神采奕奕地生长着它的原生态,给予母亲一份夏天里的快慰、几许高楼里的乡愁。

在农家的田园里,藿香是从不入流的“边角零料”,屋檐下、路沿边常常是它的安身处,贱生贱长,知足常乐,自信于自己的芳香,但从不争宠招摇,它以一身的净素默守夏天,你若惦记它,它以舍身的情怀奉献所有的价值。

“碧叶青青衬紫花,天涯海角亦为家。莫言乡野寻常物,可作仙丹可作茶。”“沿街傍路近篱笆,郁郁青枝淡紫花。根柢才深三两寸,清香已入万千家。”“碧叶葳蕤好藿香,年年夏日满城乡。才消工匠千重渴,又送农夫一片凉。”没有什么文化的母亲自然不会知道那平淡无奇的藿香竟然俗而不凡,并在历代文人的诗章里升华得那么的光鲜夺目,只是觉得伴随她一辈子的藿香有说不尽的好处、拆不掉的陪伴;而在我的心灵深处,藿香早已在那一碗碗清香的茶里演绎成了母亲的乳汁,滋养着我如夏的生命。



黄金水道

◎彭常青

红色的你 ——致如皋师范(外一首)

◎彭之俊

你诞生在那
风雨飘摇的二十世纪初
对进入倒计时的王朝
挣脱铁屋无畏地呐喊

你的一进五堂
你的百年长巷
在吴亚鲁的身影里
在苏德馨的凛然中
在陆植三的江海火种墙前

你的青砖黛瓦
你的庭院回廊

遮不了潮涌的新知
藏不住学子的激昂
更消融不了责任在吾躬

东坡

我终是绕不开面对你
因为你并不在遥远的天际
曾经的黄州惠州儋州
从没有化为泡影

还有那西湖的苏堤
千年未依然闪耀你的踪迹

江海何须去寄余生
你有你的飞鸿踏雪泥
处处神来之笔
快哉亭超然台闪耀着功绩

书桌上床头上窗台上
一堆你写的书写你的书
让我在这样的小雪节气
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父亲的脾气

◎顾义忠

每到父亲节,我就感到特别无助、自责。

我家兄妹七个,二男五女,我是长子。小时候,遭受爸爸打骂最多的是我,究其原因,可能是我先天残疾,行动起来慢半拍,加上我也比较淘气,讨人喜欢。有一次,母亲患病去上海治疗,我遭了大殃,被父亲大打一顿,三天不给吃饭。当时我十分记恨这位“暴君”。

随着慢慢长大,我逐渐理解了父亲火暴脾气的缘由和遭受的苦难,一切都释怀了。

原来父亲不是爷爷亲生的。奶奶生的小孩在月子里夭折了,为了及时抱上别人家的孩子冒名顶替,爷爷在破桥洞里等了三天三夜,方才把爸爸带回家。

父亲曾告诉我,那时候吃饭的碗都不够,来个亲戚,菜就盛在木勺里。有一年元宵节,邻家孩子在兔子灯里点上蜡烛玩,父亲在地上哭闹打滚半天,奶奶就是拿不出买蜡烛的一分钱。

父亲十几岁时跟随附近一个地下党员去玩,偶然目睹了一次秘密行动,将伪保长的老婆杀了。伪保长岂肯罢休,派人追杀我父亲。为防不测,父亲在外躲藏了很长时间。其间,爷爷奶奶迫于敌人淫威,托中间人以父亲的名义写了《自首悔过书》,由此埋下祸根。

1945年,父亲毅然参加武工队,用他的话说,以后跟着共产党走,紧握枪杆子,为劳苦大众流血流汗。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任觉民乡(后改名为姜灶乡)第一任乡长,后任张芝山镇指导员、武装部军事干事等职。

“文革”中,父亲那说不清理还乱的历史老账被翻了出来,受到冲击,连累全家,尤其是母亲。漫漫十年中,一有风吹草动,父亲就要被拉去批斗,受尽了凌辱。每次父亲被抓去批斗,母亲都边流泪边手忙脚乱地煮了饭给父亲送去。有一次,被抓走好几天的父亲轮回到本大队批斗,母亲闻讯立即换着妹妹、抱着才几个月的弟弟去看望父亲。红卫兵不让进门,拿着木枪劈头盖脸砸向母亲……

那时我们一家九张嘴,要吃要穿,多么艰难呀!到了青黄不接的春天,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了买到便宜一点的粮食,父亲天不亮就骑着破自行车去几十公里外的黑市,有时赶到如皋、如东、海安等地,一来一去二百多里路。我仿佛看到了在那漆黑的夜里,父亲躬身踩着自行车,一路颠簸、蹒跚前行的身影。

记得有一次,父亲拿点土豆种去如东卖,回来时全家正在吃中饭,父亲把自行车一放,倒头躺在床上,母亲再三询问,他就是一声不吭。后来才知道,父亲卖土豆得到的17元钱被小偷偷走了。在20世纪70

年代,17元钱对一个贫困家庭来说,那就是天文数字!

生活的苦涩有三分,我父亲是尝了十二分!在那一去不复返的岁月里,父亲和母亲能把我们兄妹七个拉扯大,没抛弃一个,特别是对我这个残疾的儿子付出了加倍的艰辛!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

母亲病逝前拉着父亲的手哭着叮嘱:“你一定要把几个小倌带大!”可惜的是,母亲走后的第104天,亲爱的父亲也离我们而去了!

曾记得,父亲病重期间,我陪在他身边。有一天早上,他告诉我,夜里口渴想喝水,叫我好多声,我睡得沉,没把我叫醒。当晚,我找来一根绳子,一头牵着自己的手,另一头放在父亲枕边:“爸爸,夜里叫不醒我,就用绳子拉我。”在以后的一个多月里,父亲竟然没有拉过一次绳子,他老人家是不忍心把我从睡梦中叫醒。父亲临终前几天嗓子里的痰吐不出来,我用手指一点一点地去抠。父亲流着泪,为曾经对我的粗暴感到愧疚,更为我们子女以后的生活担忧。

父亲是个极其平凡的人,平凡得如同一片艾叶淹没在离离野草中没人注意,但就是这一棵又一棵的艾草,用平凡而特有的芬芳献给人间,用绿色装点大地,用坚强的生命给世间留下一片芳馨!

